

“管理”到“治理”，变的是执政理念

改革已从解决表层问题向寻求制度规范上转变

本报特派记者 宋磊 孟敏 王富晓 3月1日发自北京

过去政府称“管理”，而现在讲“治理”，一字之差凸显了国家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努力。十八届三中全会后，改革进入深水区，诸如负面清单、单独两孩等等词汇成为民众持续关注的热词，在专家看来，这表明改革已经从解决表面层次的问题，向寻求制度规范上转变。

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重要战略部署，2014年两会即将召开，权力清单、负面清单这些此前不为人熟知的名词，逐渐被广泛关注。这些“热词”都代表着哪些领域的改革亟需破题？背后折射的又是我国哪些执政理念的变化？

3月1日，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常务副秘书长、《网络舆情》副总编辑单学刚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，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舆情分析，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，社会各界和网民最为关注的就是“深化改革”、“从严治党”、“改善民生”三个领域。本报梳理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的“热词”——负面清单、产权多元化、权力清单、官邸制、单独两孩，与人民网舆情监测室通过舆情分析得出的结果有重合之处。

单学刚认为，十八届三中全会“决定”中提到“治理”一词的频率很高。“过去政府都称‘管理’，而现在是由‘管理’到‘治理’的转变。权力由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成了更多强调组织协调，追求公平公开有序，统筹社会资源加快发展。”

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，要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牵引下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，改进社会治理方式，提高社会治理水平，激发社会组织活力，健全公共安全体系，确保人民安居乐业、社会安定有序。

单学刚认为，相对管理而言，治理是一个内容丰富、包容性很强的概念，它更强调灵活性、协调性、沟通性，彰显了国家的公平、正义，社会的和谐、有序。

“我国的改革开始涉及到深水区，像单独两孩、产权多元化这些词汇，在过去都是相对的禁区，很少会被提及。”单学刚认为，我国目前进行的改革已经从解决表面层次的问题，向以制度进行规范，从根本上协调社会问题转变。

“下一步，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，通过建立缜密的制度，实现党、国家、社会各项事务制度化、规范化、程序化，排除个人主义、长官意志、瞎指挥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认为，今年要继续推动政府管理走向“负面清单”模式，着力解决政府和市场关系，解决好政府干预过多的问题。

热词辨析

【负面清单、产权多元化】 明晰经济体制改革产权问题

负面清单管理模式，是指政府规定哪些经济领域不开放，除了清单上的禁区，其他行业、领域和经济活动都许可。十八届三中全会后，国家开始对国企进行改革，改革方向是推进产权多元化，鼓励私人入股国企。

●点评：
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说，国有企业的重组改制和优化升级正处于关键阶段，进一步推进产权多元化是优先发展的重点方向，

这将有益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。产权多元化是国企未来的发展趋势。
单学刚指出，负面清单和产权多元化属于深化改革领域内的

概念，分别从贸易管理和经济管理方面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，立足于深化改革，对经济体制改革中面临的产权问题进行了明晰。

【权力清单、官邸制】 从严治党，制度上规范公权力

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，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，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，这引起社会广泛关注。目前，已有54个国务院部门集中晒出行政审批权清单，对此网友给予极高评价。

●点评：
单学刚说，权力清单和官邸制有助于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，“推行权力清单制度，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，是从制度

上对政府部门的权力进行规范，有助于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。”
“对于政府审批的‘权力清单’是法无明文不为权，对于企业投资的‘负面清单’是法无明文不

为禁。两种清单的公布，让人们看到了迈向法治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紧迫、有力的脚步。”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聂高民在接受采访时说。

【单独两孩】 突破禁区，人口政策大调整

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指出，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，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。目前，浙江、江西、安徽、天津、北京等地已经启动了“单独两孩”政策，江苏、湖北也预备在3月实施。

●点评：
“‘单独两孩’政策，百姓十分关注，这突破了我们多年来在人

口政策方面的禁区。”在单学刚看来，人口政策一直处于封闭状态，此次“单独两孩”政策的实施，是

人口政策的重大调整，这表明我国已经意识到人口结构出现的一些问题，并表现出担忧。

“余额宝们”难找“婆家”

互联网金融监管成难题，专家称应设准入门槛

本报特派记者 马云云 3月1日发自北京

现实>> 身份不明 被银行拒之门外

“我们渴望被监管”，1日在北京举行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探讨主题沙龙上，与会的几家互联网金融机构不约而同地发出了这样的声音。

爱投资CEO王博说，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蒸蒸日上，但企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，投资者也会感到迷茫，选择时只能看交易量、广告等，“这一行需要政府监管，我们不愿出现‘劣币驱逐良币’的情况”。

合力贷CEO刘丰和积木盒子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魏伟也表示，希望通过监管筛选行业内的“害群之马”，让有创新力的企业充分发展。

“我们希望的是有底线，无上限的监管。”拍拍贷副总裁陈平平补充说。

异口同声发出这样的声音，是有原因的。目前我国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政策不明朗，让这一新兴业态在现实中遭遇尴尬。

许多人把互联网金融当成“非法集资”，还有人在等待观望。魏伟的一段亲身经历就很能说明问题。“不是我们不想把资金用银行托管的方式进行透明、公开的披露，而是我们敲银行的门时，他们会说银行的领导还没有说话，因为你们还没有透明，他们不知道如何做这个事。”

以余额宝等各种“宝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风生水起，业内人士认为这是倒逼金融改革的一股动力。但作为新兴金融业态，保障用户资金安全、强化市场监管的呼声也越来越高。而互联网金融自己也期盼监管政策尽早明朗，为自己找到“婆家”。



1日下午，互联网金融监管沙龙中，与会者探讨互联网金融监管问题。 本报特派记者 王媛 摄

专家>> 应给互联网金融企业发牌照

监管已成许多业内人士的共识，但如何监管，看法不一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、金融法研究所副所长杨东认为，不能按照金融机构的监管要求来监管没有金融牌照的互联网金融，但是又不能不设门槛。

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、应用金融系主任韩复龄指出，可以从三个层次考虑：一是准入端，也就是什么企业才能做

互联网金融，从资金、资质、网络安全程度等方面进行考量。他说，现在监管层也在起草和拟定这样的措施；二是对交易过程的监管，韩复龄说，“这是关键，互联网金融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交易安全，以及资质不好的企业‘跑路’，而传统金融企业会有非常严格的核实要求。”

韩复龄表示，第三个层次是建立监管的退出机制，“如果互

联网金融企业达不到要求必须退出。”

王博则从更具体的层面分析，他认为，可以借鉴对小额贷款公司、融资性担保公司等监管方式，给互联网金融企业发放牌照。

“我们并不需要国家发一个牌照，证明我们和银行有一样的资格。”刘丰对此则并不认同，他说，行业要自律，做强自己。

争议>> 还没有划分 明确的监管部门

由谁来监管这一话题也在热议。尽管有消息称，中国人民银行在牵头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，但韩复龄分析，中国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、分业监管，银行业、证券业、保险业分别由银监会、证监会、保监会监管，但是互联网金融企业究竟由哪个部门监管还没有划分。

“曾经有人建议成立超级金融监管机构，但从目前情况来看还不太现实。”韩复龄建议监管层要根据互联网金融的市场环境和分类来考虑，以保证投资者权益，保障投资者利益。

杨东则认为，中央监管还是地方监管这个问题值得探究，“互联网金融是最具创新的模式，应该特别强调中央监管和地方监管的分级体系，比如地方金融办就应该起到对金融创新本身的监管”。

陈平平希望看到央行牵头的机关机制，同时地方监管也可以做一些事。比如央行做掌舵的大方向，一些细节的规范，企业经营的事交给地方监管机构。

不过，也有人担心，传统金融业地域性更加明显，而互联网金融跨区域特征明显，地方金融机构监管的可行性值得探究。